

愛憐日本

葉 醉 白

從斷腸之痛說起

提起日本，我們真有斷腸之痛，切齒之恨，從二十一條大國恥，從八年血腥侵略，從負義斷交，迄今年夏天斷航，世界上還有第二個國家，比這同文同種却又黃豆燃箕，這種連續一貫的醜行，更可憎可惡的嗎？！

故此，對於中日斷航，我政府之斷然處置，莊嚴地表現出中華國格與民族正氣，是非常正確，而為海內外同慨同欽的。

然而，就民間而言，倘若你深入日本，便充分知道日本人民，絕大多數是同情我們，和我們站在一條線上，甚至比我們更憎恨他們少數政客們的倒行逆施。明乎此，我們便會不知不覺底平復了整體爆炸性的民族情愫，而理性的辨別出日本人之可恨者微，而可愛者廣。倘若我們為了一二流氓政客之可恨，擴大之而恨及日本全體人民，則是用錯了恨，無端用錯了恨，在我們為幼稚的盲動，在對方為意外的無辜，而其最後結果，必成爲「驅友爲敵」。

故此，應付現階段的中日關係，必須在整個

意識上（戰略性的意識）區分爲二元論，即政府對政府爲一元，民間對民間又爲一元。政府對政府是正面的直線的，民間對民間是側面的曲線的；政府對政府是單純形式，民間對民間是複雜形式；政府對政府路已經斷了，民間對民間，路還是活的。如何運用民間活路，着眼於中日兩國長遠的未來，應在政府正確指導之下，積極的多面的開展起來，可謂當務之急。

「貴國退出聯合國以後，對於文化交流，應當特別加強」，這是越南文化國務卿梅壽傳這樣說。「政治既已斷了，國民外交尤其重要。」這是日本國會議員秋田大助這樣說。當然我國朝野人士早已洞察及此，且已多所致力。但所謂國民外交文化交流做起來並不簡單，這同用兵一樣，「知己知彼」，是第一條件，而日本更是一個具有多元特質的國家，懂得日本，實在太不容易，要從二十一條到今日斷航來瞭解日本，論斷日本，可說是一個錯誤的片面的方向。

筆者因逗留日本，爲時九月，又曾從九州之福岡歷十多城市以迄東京，參觀其文化與產業，又頗屬意在文化角度觀察一下日本一部分的較深

層的橫斷面，因敢抒其一孔之見，一得之愚，以就教于中外雜誌廣大讀者。

同道且又背道而馳

據區區之觀察，中日兩國，除同文同種之外，在文化方面最大的差異點，是「同道」却又「背道而馳」。何以言之，就中日兩國文化高層總綱來說，中日兩國都講究「道」。這當然是「同」，但日本是一個有「小道」而乏「大道」的國家，我們中國是有「大道」而缺「小道」的國家，這便是同中之大不同。

我們中國有 國父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的革命大道，然革命過程之所以一波九折，難抵于成，就因爲土地太大，積習太深，官僚之腐蝕，軍閥之割據，戰亂頻頻，綱紀敗壞，一切良善的生活範式，社會規律，均蕩失無存。蔣總統惟日時艱，盱衡國病，乃知大道、小道有其階梯性，於是倡導新生活運動，着意於基層的道德秩序之建立，也就是寄望於健全之小道，以輔助大道之推行。固曾一時風移俗易，收效甚宏。但由于八年抗戰與長期戡亂，救亡圖存之不暇，大道小

道，鮮有迹軌可尋，而終不免大陸之挫敗。

反之，日本就大大不同了，從明治維新以後，一直保持長治久安之局，喜愛模仿的日本人，全面的吸收了我們中華古代文化的精華，且加以深研窮究，身體力行，寢假而使之規律化制度化，分佈而成無數之小道，即所謂書道、劍道、神道、棋道、食道、茶道，以至武士道。這些林林總總地小道，便構成了日本全面的文化網，而為舉世最突出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型態。日本過去之強實植基於此，日本今日之富，亦植基於此。

然而，日本畢竟是一個三島的小邦，既乏五大嶽之雄偉，五大湖之壯闊，五大江之浩蕩；又無三代之教，孔孟之聖，何來大道之根。強則昂頭侵略，弱則俯首偏媚，於是經常甘作東亞各模各樣之禍首而不諱。

化小道而成文化網

前面說過，日本吸收中國文化之神髓，化為無數之小道藉以構成全面之文化網，也就建立了全社會的生活規律，於此，請注意左列兩句話：

藉道以制禮

用禮以治心

這兩句話，是我在日本新宿棋社下棋時，偶然從一日本棋友筆談之下得來的，我非常珍視這句話，須知這一句無心之言，却大大透露了日本各種「道」的祕辛。真的，在日本，不論什麼道，都有十分莊嚴的禮，使這個道成爲一定型態的規格化。像下圍棋那樣，穿起「吳服」(註一)雙方相對跪着像兩個和尚那種法相莊嚴的隆重將

事的「棋禮」，大家也許有見過，不必提它。這裏特別舉出最粗野的「大相撲」的禮，以窺日本之「道制禮」「禮治心」的表裏相濟的互相制衡的妙用。(也可由此而推知其曩時武士道之厲害)

據說，大相撲這一道，原取意於我國山東那些成幫結隊的挑鹽大漢，在休息時互相撲打之遊戲而得，所以個個都是千錘百鍊把自己由小矮子變成大力士模樣。其比賽程序頗爲簡單，即先由甲乙二人被點名上台後，從容在台角之鹽罐上抓鹽慢慢撒鹽，神鬆氣閒，若無事然。然後在一位高冠道袍儼然羽扇綸巾的裁判指揮之下，相互一鞠躬，立即勇猛開始大相撲，此時裁判則東閃西竄，咕嚕咕嚕地爲雙方助威，直待一方被推倒或被推出鹽圈以外(註二)輸贏即定，然後勝者將敗者一把拉起，敗者向勝者一鞠躬，這場決鬥，就算完畢，下面跟着是丙丁第二組比賽的開始。

我描述這種大相撲比賽，着重在一個「禮」字，日人對此亦極饒興趣，每次必滿座，電視報紙，競相傳播，惜我文筆澀拙，未能將那種「武中帶文」禮的優美，形容出來。大概來說，從這最粗野的大相撲的比賽中，頗含蘊我們古代「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那種風範。於此，我們想到西方各級拳賽，勝的一方，趾高氣揚還跳到敗者肚皮上大跳大跳高舉兩手，表示勝利，兩種文野程度，實不可同日而語。

於此，我們應該認識，日本吸收了中國文化，是一一有條有理，有體有用，有心有物(藉道以制禮爲物，由禮以治心爲心)全面付之實踐的

保持最古發展最新

日本文化，除前述全面性實踐之外，另一特點，即爲「在文化上保持最古，在經濟上發展最新」。這是我初到日本不久，經九州福岡沿途經七八都市而抵東京，便憬然悟出這一「連日本知識分子也不自知」的結論。須知保持最古與發展最新，是兩種拒不相同的方向。這必須舉全國而置於「執兩用中」之軌道上。在個人，不論舉止言行，要能在「古」與「今」二字，作出「執兩用中」已經極難，何況一個國家居然能够在文化之古與經濟之新全面性的作出「執兩用中」，豈非奇蹟中之奇蹟。可是在日本對於此項奇蹟，並不是基於政府或民間懂得古與今之執兩用中作出什麼理論或組織何種機能而獲得的，它祇是因勢利導的順其自然地運用了根基深厚的全面文化實踐力，發揮而爲最新的全面性的經濟發展潛力。它沒有「泥古阻今」相反的死力，而成爲「借古助今」相成的活力。這個道理，可從日本全面性的小事得到例證：

(1)我每次去東京新宿區富士銀行，那位當櫃的山下政勝，立刻站起來，滿臉笑容，非常誠懇而有禮貌地招呼我，我每次到他那裏，在感受上好像是去看一位摯友，而並不是去辦事的。

(2)在一家百貨公司，電梯上的服務小姐，每到一樓，必向來客報知這是第幾樓，且必然有一句「阿里埃多，果珍一馬斯」(註

三)同時一鞠躬，連上十四樓，連下十四樓，無不如此，那種態度的誠懇服務的週到，真使我欽佩到忍不住為之發笑之程度。舉這兩個小例，究竟用意安在呢？須知這一男一女，便是挾古文化的禮而從事今之新企業服



東京世界國際文化促進會總部邀請本文作者(中)住宿該總貴賓室並派河合小姐等四人招顧，圖為本文作者與女招待員在貴賓室外合影。

務的，而拿日本的古文化之禮作今之企業服務，較之世界任何國家，都是第一等的。有人必以為此乃富士銀行及百貨公司臨時訓練起來的，但必須辨別臨時訓練是末，平時傳統性的文化實踐是本。由此推廣，日本最新的經濟發展全體企業從員，大致都有勤奮持久的服務觀，安份守己的紀律觀。所謂現代的經濟發展，人的因素，還是佔第一位。這樣一來，古與今，不僅沒有「矛盾性」，而且沒有「界限性」，最佳之古也就是最佳之新，這不是因勢利導順理成章的事嗎。

完全不懂何謂大道

國之大道，是很難的，世界上國家有多少，只有我們偉大的祖先，在二千年前，提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最高的政治思想。這應該是世界性的政治寶筏。但是嚴格說來，即使是今人所樂道的文景貞觀之治，也未見大道盛行到何種模樣，王安石變法，洪秀全起義，都還沒有大道的思想，直至 國父革命，才將這個最偉大的政治哲學重新標榜出來，但是由於當時客觀環境之惡劣，實行起來，還是困難重重，也可以說，即由於中國雖然有最優美的古文化，卻沒有經過長時期的錘鍊而成爲全面性的小道，作爲推行大道之軌跡之故。

至於日本，雖然吸收了中國文化，區佈而爲許多小道，却可惜完全沒有摸着中國大道的邊緣。他在未投降之前，是列於五強之一的帝國主義，投降之後，是一個受美國保護的戰敗國，懲前惡後，全不懂何謂大道。

若就日本政治領導人物而言，以前首相，大都出身帝國大學，總算受過完整的日本政治教育。田中角榮出身工人，以新時代勞動階級，連日本社會一般小道，也未好好學習過，時勢造英雄，居然躍爲政壇領袖。在電視上觀其在大會演說，鬻張咆哮要學黑魯雪夫，目中無人，要學毛澤東，既然不學無術，却又大胆妄爲。最可笑的，在他訪毛之前，做了一首連平仄都不懂的「漢詩」登在日報上，毋怪老毛看出他的幼稚，特地送他一部線裝書，分明嘲笑他，「你這小子，還是先讀點漢書然後再學做漢詩吧」。

由於日本報紙受了中共的統戰，各大報幾乎媚共惟恐不及。加以尼克森率先訪問大陸，剛剛登台的田中，「經濟大國」的首相，「自主外交」的衝動，再加上由經濟大國變爲政治大國的迷夢，再加上媚共的新聞界的推波助瀾，你叫田中去那裏夢得見大道兩字呢。

憑一馬窺日本政候

基於上述的觀點，對於日本，在小道上，我非常敬愛日本的人民，翻過頭來說，也等於尊敬自己古代的文化；但在大道上却非常厭惡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這等丑角。由於世界國際文化促進會總部的推介，要我和日本若干政要見面並互相交換書畫。我不敢自詡爲了國民外交，但我却有藉藉此以窺察日本政壇的政治氣候，所以我樂意接受這個國際文化會的推介。但想不到第一關便碰到前貴族院一位高級官員名曰白根松介(年已八十六)請求爲田中首相畫馬，並提到田中是馬

年生的。我立即聲明，整個日本，只有田中和大平二人，我永遠不替他們作畫，並說田中雖是馬年生，剛好配得上「害羣之馬」而有餘。

六十一年十月六日，正是中日斷交一星期，日本文部大臣稻葉修約見，我到文部的時候，大臣室尚有他客，在祕書室少候，那位祕書益正一鄭告訴我：「大臣對於葉先生能到文部來作畫，感到非常興奮。」旋大臣親到祕書房歡迎，先行九十度鞠躬，說了許多親切的話（如有關於日本畫展事宜等），更親自佈置作畫椅，並謙恭的詢問可否讓次官祕書等同觀，我答：「當然歡迎。」

作畫開始前，稻葉修站在我左旁，我禮貌的說：「大臣請坐」，他才正襟端坐，凝神觀我作畫，畫畢說了許多讚美的話，並共同持畫合影，並謂以後還要有幾次相見。

兩週以後，稻葉修大臣親書一篇文章送給我（據國際文化會長野秀昭告訴我，稻葉修是於百忙中寫此文章，因那時國會議員競選正當白熱化，他自己無問題，但他要幫助朋友競選，分秒必爭），他的書法之瀟灑秀逸，算得日本畫壇第一流。其後東京美術沙龍社舉辦我的畫展，開幕時稻葉修大臣伉儷同來，稍後又帶子媳同來，口稱「見學」，而最奇怪的是子媳觀畢走了，他仍一人單獨靜坐着，凝神面對畫幅，久久不去亦不動，宛似老僧入定，我乃知這位日本文化界領袖，是有着一種不同泛泛的境界的。

稻葉修，像這樣富有古文化修持的人，必然是反共的，田中組閣時他即不作文部大臣了，不過他還是國會議員，我同他現在還通信。除此以外，我還同西村直巳、秋田大助、橋渡等七八位參眾兩院議員交換過畫畫，看他們

都像是一「直道而行」的人，也很同情我們中華民國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名人笹川良一，和他一見面，還未交談，他便引我進他的辦公室，看他壁上掛的我畫的馬。（這張畫是多年前得自中國朋友的贈送）他誇我的畫馬是有靈魂的。他並且說他早年曾當面批評過近衛文麿首相，說近衛一定要失敗，第一沒有駿馬的「靈活」，第二沒有老虎的「兇狠」，第三沒有蛇一般的「急迫不捨」。其實，笹川的批評，只是指政客們的具備條件罷了，其離大道更遠。（下期續完）

註一：「吳服」，日本男女所穿之唐裝，日人原稱「吳服」，我們却誤稱「和服」。

註二：在大相模台上，用鹽撒一圓圈，一方被推出圈外，即算輸了。

註三：日本謝詞的敬語。

中外文庫之三

一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寰·王成聖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參拾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業已出版。定價參拾元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號立即寄書。